

参与央视《汉语桥》节目录制的8位留学生,以现代快报实习记者的身份,站在江东门纪念馆档案墙前

昨天开始南京大屠杀国际救援史实的寻访 留学生们眼眶湿了



新西兰小伙罗斯文参观江东门纪念馆



留学生们在档案墙前查阅资料



江东门纪念馆

昨天,参加央视《汉语桥》节目录制的8位留学生来到南京,以现代快报实习记者的身份展开南京大屠杀国际救援史实的寻访。他们首站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又称江东门纪念馆),对他们8位而言,这里都是第一次来。

在馆内参观时,留学生罗斯文和安东雷站在遗骸坑前久久驻足。看着直达屋顶的档案墙,留学生卡美拉眼眶湿润,她说,这些不涉及立场和观点的档案,真实地反映了那段历史,整面的档案墙让她感觉遇难者的肉体 and 灵魂好像都被埋在了那里一样……虽然昨天下午的时间很紧,但实习记者们已经对了解78年前发生在南京的这段史实充满了探寻的渴望,有的想知道这些西方人士当时为何会留下来,有的想了解他们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还有人决定连夜就做好采访提纲,以便第二天更好地进行采访。

现代快报记者 付瑞利 王颖菲 金凤/文 顾炜 赵杰 马晶晶/摄

迎接

8位留学生走进现代快报社

昨天,8位留学生还首次以实习记者的身份,走进了现代快报社。8个青春靓丽的面孔一进入采编办公室,就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为了让留学生们对78年前发生在南京的那段人间惨剧,有更清楚的了解和认知,他们的座位上,都提前准备了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史料、图片和快报的相关报道。有的留学生很快被桌上的图片吸引,尝试

认出那些曾在南京沦陷时,给南京民众以援助的西方友人们。

为了协助这批远道而来的新伙伴,现代快报组织了专门的报道小组,安排8位资深记者,做这8位留学生的实习老师。大家一见面,很快就“打成了一片”,热烈地攀谈起来。从汉语难不难学,到南京天气热不热,甚至聊到爱吃的中国菜。当然,大家说得最多、也最

投入的,还是这次实习的主题——南京大屠杀国际援助史实。

对于首次走进报社的留学生们来说,这里的工作环境令他们感到新奇。而他们同样对即将要触摸的那段历史,有着一份敬畏。因为有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参观后,留学生们有了最直观的认识——想要认识南京,这将是难以忽视的存在。



来自8个国家的留学生来到现代快报社,与各自的实习老师见面



严立行(左)和实习老师付瑞利



梅利莎(右)和实习老师安莹



爱文(右)和实习老师鹿伟



于中美(左)和实习老师胡玉梅



安东雷(右)和实习老师王颖菲



罗斯文(右)和实习老师金凤

互动

新西兰小伙罗斯文最想了解贝德士为什么要留下来

两年前,罗斯文刚来中国学习汉语时,曾看过《金陵十三钗》,自此,才对南京大屠杀有所了解。但此后,这段史实一直像一个谜团萦绕在罗斯文脑海中。

罗斯文这是第一次来南京,在现代快报实习期间,他将挖掘曾任金陵大学教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贝德士教授的史料。

“我现在最想了解的是,贝德士先生当时为何要留在南京,他留下来做了些什么,当时他呆在南京,跟什么人在一起。就像我现在在中国,有一帮中国朋友,也有一帮新西兰的朋友,两边的朋友都会对我产生影响。贝德士当时又有哪朋友,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我对他的生活经历和背景很感兴趣。”

贝德士当年与20多位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建立了南京安全区,以庇护中国难民。在他逝世后的多年,南京的各大档案馆也收集了不少贝德士当年的史料。

其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了大屠杀期间贝德士的日记原件复印件和写给妻子的信的复印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有贝德士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的证言证词的复印件。贝德士救济和安置难民的档案资料也收藏在那里。

此次来到南京,严立行将作为现代快报的实习记者,寻访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日军暴行的经历。“约翰·马吉以前住在哪里?”严立行很快抛出了一个话题。

约翰·马吉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现为南京十二中所在地,而他的儿子大卫·马吉曾在这里生活。因为与南京有着这份特殊的感情,2002年,大卫·马吉将父亲拍摄纪录片时使用的摄像机,无偿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得知很多人曾想花高价买下这台摄像机而大卫·马吉没有答应时,严立行意识到,这台机器的意义远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之前在德国,我听过他(拉贝)在南京做的事,还听说他为了保护难民,在自己的院子里建了一个防空洞,上面覆盖着一面巨大的纳粹旗帜,以防止日军的空袭。因为救了很多中国难民,他也被比作‘中国的辛德勒’。”

安东雷说,纪念馆的参观时间短暂,实际上,对于这位同样来自德国的拉贝先生,他还有着很多的好奇以及疑问。“比如,他在来南京以前的人生经历是怎样的?他的中文如何?听说当时只有22个外国人选择留下来,他为什么会做这么勇敢的决定?他是如何安排安全区里难民的生活的?为了保护难民,他是怎么和日军沟通的等等。”

安东雷说,“过去对南京大屠杀,对约翰·拉贝不太了解,但现在也不敢说很了解。”因此昨晚回到宾馆,他打算通过网络再仔细了解一下这段历史,并将问题综合,列成采访提纲,今天走访时,再有针对性地去了解。“我们需要知道并记住这段历史。”他认真地说,“因为这样的事不可以再发生。”

“我有些不安。不过,当走入国际救援展区,其中展示的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被尊称为‘中国的辛德勒’的约翰·拉贝在南京的伟大善举,则让他感到了一些安慰。”

“之前在德国,我听过他(拉贝)在南京做的事,还听说他为了保护难民,在自己的院子里建了一个防空洞,上面覆盖着一面巨大的纳粹旗帜,以防止日军的空袭。因为救了很多中国难民,他也被比作‘中国的辛德勒’。”

波兰小伙严立行马吉在南京生活工作的地方在哪里

目前就读于同济大学的波兰小伙严立行,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南京,但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南京并不陌生,因为他的国家,也曾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民众的心中,有着难以抹掉的悲痛记忆。

当被问起参观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后,有何感受时,这个阳光、帅气的小伙,皱起了眉头,“大屠杀的氛围……”纪念馆中,一张张记录那段历史的图片,一段段记载那段历史的文字,和一件件展现那段历史的实物,让他感受到了战争对人类的残害。

此次来到南京,严立行将作为现代快报的实习记者,寻访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日军暴行的经历。“约翰·马吉以前住在哪里?”严立行很快抛出了一个话题。

约翰·马吉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现为南京十二中所在地,而他的儿子大卫·马吉曾在这里生活。因为与南京有着这份特殊的感情,2002年,大卫·马吉将父亲拍摄纪录片时使用的摄像机,无偿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得知很多人曾想花高价买下这台摄像机而大卫·马吉没有答应时,严立行意识到,这台机器的意义远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预告

今天,8位现代快报的实习记者,将再次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方在做了大量工作后,为这8位留学生请来了两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他们将面对面与幸存者交流,亲耳聆听幸存者们经历的大屠杀。另外,留学生还将观看约翰·马吉拍摄的纪录片,通过影像,认识发生在南京的人间惨剧。

寻访

在遗骸坑遗址前驻足许久

78年前的南京发生了什么,这里为什么会上演惨绝人寰的浩劫?昨天下午,8名现代快报实习记者乘坐高铁抵达南京,一放下行李,就马不停蹄地前往此次南京之行的第一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来自新西兰的小伙子罗斯文第一次来南京,进入纪念馆前,他站在大厅门口的简介前,仔细地驻足观看。

纪念馆内,有一个专门的展区用来介绍拉贝、魏特琳等西方人士当时在南京的义举,拉贝的名句“可以宽恕,不可以忘却”,被镌刻在了纪念馆内的一面墙壁上。罗斯文看到后,立刻举起手机,拍下来作纪念。

2006年4月,在侵华日军

站在档案墙前,她眼眶湿润了

纪念馆展区中有一块开阔的区域,专门用来陈列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档案,这些用档案盒装载的档案,高高矗立起来,形成一面档案墙,直达屋顶,蔚为壮观。

看着罗斯文打开档案盒,来自挪威的卡美拉好奇地问:“这里面是什么?”当发现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档案时,小姑娘沉默了,她开始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馆施工工地,第三次发现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骸。有关方面制定了先整体搬移、后整体恢复的防范,将遗骸原地原貌陈列在新馆展厅内。

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德国人安东雷,是所有实习记者中看得最仔细的,对每一块展板、每一份展出史料下的说明文字,他都会认真逐字逐句地阅读完。因此从一进门,他就落在了队伍的最后。而在遇难者遗骸坑前,他更是驻足良久。“我知道,这样的(埋葬了遇难者遗骸)地方,遍布整个南京城。”安东雷说,这趟参观让他感触颇深,“晚上,我想再查更多的史料,了解这段历史。”

翻看档案,过了一会,她的眼眶湿润起来。

“我有说不出来(是什么感受)。文字往往是作者融入个人的观点呈现给我们的,但这些档案都是遇难者个人的亲身经历,这就是事实。每打开一个文件,就像一个人在跟我们对话。他们的肉体 and 灵魂好像都被埋在了那里一样。”